

百年往事

明万历年间成书

的《长安客话》记载:

『义井庵, 天宁寺西

十里, 复十里至卢沟

桥』, 其位置恰在今

大井村所在地。

清乾隆年间的

《日下旧闻考》称:

『义井庵在广宁门外

迤西十里, 明万历中

额曰万佛延寿寺……

井在庙门外, 今其地

名大井村』。

大井村



大井村清乾隆皇帝所立石碑坊。



大井村清乾隆皇帝所立石碑坊“荡平归极”(西侧)石额拓片。



大井村清乾隆皇帝所立石碑坊“经环同轨”(东侧)石额拓片。

前段时间,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介绍了1937年7月7日,王冷斋与二十九军将士在宛平城抵抗日军的英勇事迹。文章也提到日军意欲在大井圈地建飞机场,遭到大井村民抵抗的往事。明清时,大井村因地处交通要道,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。而在日军侵华时,大井村也有过一段非常沉重的记忆。

1937年7月底,日军侵占北平后,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,强行圈占了大井村南6000多亩土地,建成了一个大仓库。因地处丰台西部,称为丰台西仓库,仓库储有枪支、弹药、被服、药材等军需物资,号称“华北第一大仓库”。日军后来在丰台东部也建了一个仓库,称丰台东仓库。

当时为建丰台西仓库,日军共拆毁了杜村、朱庄子、新房庄、武庄子等村庄。在修建丰台西仓库时,日军在四周建了砖体围墙,还在围墙上修了10多座碉堡,仓库戒备森严,岗哨林立。

因为日军修建仓库,很多失去耕地的村民只得流离四方,另谋生路。而修建仓库需要大量民工,大井村一带的众多村民成为修建库区的廉价劳动力。原大井村生产大队队长杨斌口述,丰台区离休干部张霖、邢锦棠整理的《大井村的万人坑》一文,讲述了当时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状况。

这些穷苦人,有的在库区附近挖沙石,有的将沙石贩运卖给库区,有的直接在库区内干苦活,当泥瓦工、当小工。为了解决这些穷苦人的住宿困难,大井村先后开了20多家小客店。说是客店,无非是几间破房,给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穷苦人一个睡觉的地方。

当时,在大井村西和村北,有不少挖沙石留下来的废坑。随着日军修仓库沙石需求量的增加,沙石坑也日渐增多。在大井村北不到半里的地方,有一个方圆近三亩地的大坑。

因为受日军压榨和剥削,很多穷苦人去世后就被埋在这个坑里,渐渐的,这里成了无主坟坑,后来埋的死尸多了,村民们就管它叫做“万人坑”。

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,1945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新中国成立后,大井村也迎来了新生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,1987年兴建丰台体育中心,大井村整体拆迁,建成新的大井南里、大井北里社区。

了解完抗战时期大井村的沉痛历史,我们再说大井村的悠久历史文化。大井的得名与一口井有密切的关系。《宛署杂记》记载:“金章宗皇帝过此,饮水味甘,封为义井。”《长安客话》记载:“义井或蜜井,相传文皇驻跸,甘其泉,故名。”村因井而得名义井,也称蜜井。清代时,因具东边三里地有小井村,此义井改称大井。

这口井又与一座寺庙有关联,那就是义井庵,它有个更熟知的名字:万佛延寿寺。清代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:“义井庵在广宁门(即广安门)外迤西十里,明万历中额曰万佛延寿寺”,“井在门外,今其名大井村”。

万佛延寿寺,建于明万历元年(1573),规模较大,远近闻名,因延寿寺处于水边的高地而称皋阜。原有大殿、配殿,后部有大阁。

该寺庙历经百年沧桑,一直享有盛名。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寺内的主体建筑大部已无存,但该寺遗存的两座铜佛像和两座石碑一直保留了下来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铜观音像遭到严重破坏,铜像断为五段,24只手臂丢了20只,只剩4只。1994年12月,文物部门找回残缺的铜观音像构件,2006年6月丰台区政府聘请专家对观音像进行修复,不仅将断为五段的观音铜身连接起来,同时加固铜像底座,恢复了往日的风采。

如今,这座铜观音像竖立于丰台体育场南门西侧,此地正是原万佛延寿寺旧址。铜观音像从莲座算起通高8米,宝冠下有三个女像,脸形清雅,24只手臂姿态各异。整座铜像庄严端正、形态生动、神韵优美,宛如一位典雅而文静的“东方女神”。这座观音像如今是北京现存最大、造型最优美的铜铸菩萨雕像,在铸造技艺和雕刻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。

当年,在立式铜观音像东北不远处,还有

一坐式释迦牟尼铜像,高2.9米,有一间房子大,露天面东。这座坐式铜像后来运到首都博物馆保存。

除了铜像,寺前原有两座石碑:一为明万历三十五年(1607)“万福延寿寺碑记”,碑阴刻菩萨像(现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),一为明崇祯十三年(1640)“敕建护国延寿寺碑”,这是一通汉白玉石碑,如今位于丰台体育中心北门,碑首雕刻着4条蛟龙,盘绕着碑的篆额,碑座被埋入地下,碑风化严重,字迹漫漶不清。

大井村东除延寿寺外,还有一座真武庙鲜为人知。文史专家李新乐著《大井村东真武庙》,对此曾有介绍:真武庙初称弥勒庵,明嘉靖年间,太监华果曾寻访义井(今大井)弥勒庵,据村民说,早年发大水,将庙宇冲毁无存。华果回到宫中,为复建弥勒庵进行募捐。锦衣卫信官张峻献出大井村的土地,众人多捐金银。重修的弥勒庵坐北朝南,有山门、钟鼓楼、无量寿佛殿、弥勒殿,

后易名为真武庙。如今真武庙已无存,只存嘉靖三十八年(1559)崔桐撰写的“新建真武庙碑”。

清代,因为乾隆修建的广安门至卢沟桥石御路经过大井村,乾隆皇帝在大井村竖碑立牌坊。

卢沟桥是清代皇帝拜谒西陵以及到南方九省巡视的必经之地,为此清代由广安门至卢沟桥修了一条石路,称为御路。因为此路是通往南方九省的干道,也称九省御路,为了与京南

古幽州南大道相区别,这条御路又称西大道。

这条石路是由雍正、乾隆皇帝先后修建而成,它东起广安门,经关厢、太平桥、六里桥、小井、大井、五里店到卢沟桥。雍正八年(1730),先修广安门至小井村石道。石道修完后,雍正在小井村立有修道碑及碑亭。

乾隆二十二年(1757)对雍正修建的这段石路进行了重修,从小井往西又续修到大井村,共支帑金13.81万两。御道修建完成后,乾隆皇帝在大井村西头路当中建木牌坊一座,同样建有修道碑及碑亭。乾隆四十年(1775),将木牌坊改建成石碑坊,有3个门洞,东西两面有御书石额,东侧曰:“经环同轨”,西曰:“荡平归极”。

明清时,大井是广安门至卢沟桥的中间节点,东距广安门、西距卢沟桥正好各十里。北京人送别亲友时,讲究高接远送,送别去往南方的亲友,第一站是广安门,第二站就是大井石碑坊,第三站是卢沟桥,第四站是长辛店,第五站是良乡,送朋友出京最远送到良乡。1907年春《京话日报》经理、主编彭翼仲遭受袁世凯迫害发往新疆服刑,醉郭(郭端)和他是患难之交。醉郭失声痛哭,不顾63岁高龄,从京城一直送到良乡与彭翼仲泪别。

上世纪50年代,因为修路,清代乾隆皇帝所立的修道碑和石碑坊被拆除后,埋入地下。2007年12月大井村出土了一块石匾,匾为汉白玉制,匾宽200厘米,高110厘米,厚36厘米,横题阴刻“荡平归极”,这块石匾就是当年大井村石碑坊西面的匾额。

■文/高世良

丰台地名故事

大井村和小井村

大井村,位于原卢沟桥乡西北2公里。以村中水井为名,与“小井村”相对应。大井村原由两条街道组成,1987年被国家征用大部分土地建设丰台体育中心。

《宛署杂记》说:宛平县西南出彰义门,过风台(今丰台)、看滩村(今看丹),“又二里曰义井村,又三里曰大井村”。据此则大井村最晚在明代已是较大的村落,而且与义井村相隔3里。但同为明万历年间成书的《长安客话》记载:“义井铺”,东北通往广安门外的彰义铺、宣武门内的顺承关铺,西南到达卢沟桥附近的卢沟桥铺、长

辛店的新店铺等。乾隆四十年(1775)把大井村西石道上的一座木牌坊改为石碑坊,东西两面分别镌刻御书的赢额“经环同轨”与“荡平归极”,显示了大井村扼守北京交通要道的突出地位。这座牌坊在上世纪50年代扩建(北)京保(定)公路时拆除,而村东南的万佛延寿寺高12米的铜铸佛像,也在1967年被推倒。1994年,由丰台区文化文物局重新立于丰体中心院内,2006年由丰台区文化委员会重修。

小井村,位于原卢沟桥乡北1.3公里。明代已有该村,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记载,外城

西郊有“小井儿”。《宛署杂记》卷五记载从柳巷村【广安门正西3公里莲花池南“柳行村”,民国时仍有,今已无。“柳巷”“柳行”异调同音,有“柳树间的通道”或“一排排柳树”之意】又二里曰小井村。村中原有一口水井,上盖小口石盘,过往行人在此歇脚饮水,因而得名,与“大井村”对称。明清时期是广宁门到卢沟桥的必经之路,清代《世宗御制广宁门新修石道碑文》称:雍正年间进行道路改造,“自广宁门至小井村,长一千五百丈,皆填洼为高,砌以巨石,其广二丈”,碑亭建在石道北侧。

■来源:《丰台地名探源》